

踪 跡 辯 雪 評

川 劇 演 出 本

西 南 代 表 團 演 出



中央文化部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印發

812

C63

(1)



評雪辨踪

(川劇)

人物：

劉翠屏

呂蒙正

(劉翠屏上)

劉(唱)「放頭子」「駐蹕飛」

心寧志堅(哀子)(砍柴、做飯過場)

配夫蒙正一秀才，

家貧無法解，

空負腹中才，

寺中去趕齋，(上板)

似這樣大雪紛飛，

猶恐夫凍壞，

悶坐寒窗盼歸來。(睡狀)

(呂蒙正上)

呂：(唱)

冒雪回齋，

渾身上下似水澆。

(唱「原腔」)

妻在齋中苦難熬，

怎把憂愁拋，

急行幾步來觀瞧，(作看地狀)

但只見男踪女跡，

來往相交。(又看)

荒村寂寞又是誰來到？(懷疑狀)

此事必定有蹊蹺。

(白)

齋門之外爲何有男踪女跡？(想狀)呵，定是

她爹媽見天氣寒冷，令人將她接回府了。娘子

呀娘子，你既要回去，也要我回來再走不遲。

(想狀)不對不對，想我娘子只因不從父命，

才被趕出相府，她爹媽焉能接她回去(想狀)

？想她乃是宦家之女，焉能忍受這樣貧苦？這

男踪女跡，莫非她……另有新歡嗎？但她平日

十分賢德，不會如此。哎呀也不一定，這幾天

來，我趕齋不斷撲空，目前她還與我爭吵過一

番，說不定她……待我回去看一看。(過場)

(唱「前腔」)

忙回齋中

(進齋)

呂：(白)咳！她還睡着了哩。

(唱)

但見姣妻睡朦朧，

(上板)

休得相呼動，

待她醒時說從容。

當初她不嫌我貧窮，

(唱「一字」)

自隨我來在了寒窗之中，

糧無隔夜，衣無數層。

(讀重)

莫非今有變節意，

怎不叫我心悲痛！

(夾白)娘子呀娘子，俺蒙正貧只貧在冬，但

等明春啊，

(唱)

時來運通便攀龍。(重句)

(白)但等明春時來運轉，俺蒙正何愁不飛黃騰達。

(冷介)

天呀天，你吹風就不要下雪，既下雪

又何必吹風！

(冷介)我齋沒有趕着，受了一頓奚落，一身

又被風雪壓濕，在路上檢着蘆柴，不免將柴引

燃也好，將我衣服烘乾，等那賤人醒來，再與

她理論。

(看狀)這窖中怎樣連火都沒有？火柴頭也尋不着。

(找介)啊，這裡有。(在爐內取火，把紙捻邊吹邊說)君子不得時，反被小人欺，我若得志，

唐七唐八兩個賤秃，可要曉得呂老爺的厲害！

(眉眼)(把火吹熄介)咳，不但小人欺，吹

火都要熄，我就不烤。

(丟柴於地架成十字)呀，這蘆柴落地，架成一

個十字，引動我的詩興，我就以十字為題，

十字……

(想狀)「十度投齋九度空」，唉，嗚腔「投

齋」，閉腔「投齋」，呂老爺離了木蘭寺就不

娶人了嗎？

(又想)啊，「十……十度朱門九不開，滿頭

瑞雪轉歸來，素手難解飢和凍，愁容相對實可

哀」。啊，「哀」不好，「難挨」，「愁容相

對實難挨」(想介)這是十友韻「可哀」……

「難挨」……

(餓狀)哎喲，我腹中饑腸轆轤，凍似難當，

還在挨呼啣？

(唱「不是路」)

眼前難解飢寒，

我還講他怎的，道他何來？

到如今饑腸心寒戰。

(打抖介)

風狂雪大似箭穿，

(上板)

十度朱門九不開，

風狂雪大轉歸來，

似這等柴完米無，飢寒難解，

非但她相埋怨。

(合全)

空有詩書貴，(又)猶恐妻兒難保全。

(劉醒)

劉：(唱「原腔」)

說什麼猶恐妻兒難保全，

你妻能忍飢和寒。

見我夫冒雪歸來，

衣襟濕又單，

腰間忙把羅裙解，(又)

拿與我夫遮風寒。(齊)

(用裙蓋在蒙正身上)

呂：怎樣一吓就暖得多了哩！(取羅裙看齊介)我問

這是什麼東西？

劉：這是我的羅裙。

呂：羅裙乃下體之物，怎末拿來頂在我的頭上？真

是玷辱我們斯文。(丟裙於地)

劉：難道你不冷嗎？

呂：大丈夫雖寒而不冷，你看我還沒有打戰嘛！

(抖狀)

劉：(唱)「前腔」

夫呀，似這等數九寒天，

得禦寒時日禦寒！(架喬)

呂：聖人之徒非禮勿動，羅裙豈能放在讀書人的身

上？

劉：(唱)

兒夫難勸轉，(又)

且捧稀粥與君餐。(重)(盛飯與呂)

呂：(見飯，將劉注視片刻，眉眼中表示由飯想到

了足跡介)臭氣難當。

劉：那裡有臭氣啊？

呂：不潔淨。

劉：清水煮白米，何言不潔淨？

呂：快不用。

劉：少吃一點嗎？

呂：寧可清貧，不可濁富。(單捶)

劉：你說些啥子啊！不吃就算了！

呂：算了，這些事都算得了嗎？我問你這前面？

劉：羊腸路。

呂：後面！

劉：烏道林。

呂：咳！你也知道啊？

（唱「前腔」）

既知道前面羊腸路，

後面烏道林，

寂寞荒村少人行，

舊中柴米盡，

這碗稀粥怎來臨？（重）

劉：你問這碗粥呀？他自有來路。

呂：它自有來路嘛！來路……你枉為相府之女，全不識禮知書。你呀——

（唱）

枉為相府千金女，

全不知廉耻禮義，

有道是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你把我枕邊言，食內語，

一旦付與了汪洋溝渠。（重）

劉：（背白）秀才歸來面有不悅之色，出言不遜，他心中必有難解之處，惹我們夫妻自匹配以來，

從無這般情景，我倒要問個明白。（對呂）秀才，你歸得家來，未問原因，你又怎知詳細哩？

呂：（唱）

我這裡不問原因，
你那裡也知詳細。

劉：（白）秀才你從早出門，歸得家來，冷風熱日

于我，你也不念妻為你忍餓受寒呀！

呂：要解飢和寒，必需米和柴。

劉：那你就拿來。

呂：甚麼？

劉：柴米。

呂：（背白）賤人與我要柴要米，不免將她哄至

外，叫她與我評評足跡。（對劉）柴米現在轎外。

劉：怎末不拿他轎來？

呂：我拿不動了。

劉：我與你搭搭扶手。（同出轎看介）柴米在那裡

？秀才柴米哩？

呂：若問柴和米，就是我和你。

劉：既無柴和米，哄妻做怎的。（欲進轎）

呂：（擋住）轎中枯坐無聊，我哄你出來觀一觀

景。

劉：秀才，我們處在甚麼景遇，那有心來觀景啊！

呂：觀景可以禦寒，評雪可以判姦。

劉：妹子話啲？

呂：娘子你看那路上的好景緻啊！

劉：秀才，你看那山上的景緻才好

呂：娘子，你看那地下的好景緻。

劉：秀才，你看那天上的景緻才好。

呂：唉，我說路，你說山；我說地，你說天。令人

有些疑惑！

劉：秀才，你疑惑甚麼？

呂：我問你大的？

劉：樹上冰。

劉：小的？

呂：草上雪。

呂：雪上面？

劉：雪花。

呂：雪花旁邊？

劉：腐草。

呂：（指介）我說的是這個呀！

劉：哪個？

呂：這個呀！

劉：那個嗎？

呂：（急拉且足）這個，這個，這個！

劉：這個呀？（抵嘴一笑背地）我道秀才今日回窰

氣勢涵涵，却原見足跡而生疑。（想介）我嘗

且不與他說明，把這個酸秀才氣一吓！（對呂

）這是男踪女跡嗎？

呂：這男跡是誰的？

劉：是……你的！

呂：我穿的是草履，這是釘鞋的足跡。

劉：秀才豈不聞，壯志滿胸懷，草履變釘鞋。

呂：啊！壯志滿胸懷，草履變釘鞋。那嗎，這個小

的哩？

劉：小的……還是你的。

呂：那就變囉！有朝壯志落，大脚變小脚。

劉：（笑介）秀才，那是妻的足跡。

呂：你不在窰中，出窰何事？

劉：出窰來望你。

呂：望我？

劉：望你嘛！

呂：你來望我，不過是在窰前窰後，窰左窰右，怎

麼望在羊腸路上去了？

劉：我一步望一步，望在羊腸路。

呂：（不相信，冷言冷語）承望呀，承望！

劉：（謙遜地）羞承呀，羞承！

呂：（冷言冷語）「羞承」！人生在世全不了三件

大事，到真是益人。

劉：那三件？

呂：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

劉：別人之事不能妄談，是我就能全。

呂：你就全不了。

劉：我就能全。想當初在彩樓之上，拋打絲襪，招贅夫婿，許多王孫公子舉貢生員，我皆不中，彼時見你才華過人，才將絲襪贈送與你，算不算富貴不能淫？

呂：算得了。這二？

劉：你我夫妻同進相府參拜相父，相父見你貧窮，要我悔親，我誓死不從，才被相父將我們夫妻雙雙逐出，算不算威武不能屈？

呂：算得了。這貧賤不能移，只怕你就全不了！

劉：我更能全。我隨你來在寒窗，勤無隔夜，衣無數層，我安貧若素，毫無怨言，算全得了不？

呂：（折塞）這個？

劉：豈只能全，還全過餘了。

呂：碧玉尚且有瑕，你敢言過餘二字？

劉：事出疑情，尊卑榮辱全出在你們窮……

呂：窮滋味？

劉：啊秀才，秀才之口。

呂：哼，你道我今日貧窮，安知我異日不富。倘若我一旦高中，天下揚名，我要羞煞你相父，慚愧你母親，玷辱你這個千金小姐！

劉：秀才，若得高中，也不枉我忍飢受凍，茹苦含辛。

呂：俺輩正視功名如草芥，只是你呀……只怕沒命

當夫人啊！

劉：我到有命當夫人，只怕你休想高中啊！

呂：我們來飾演一下，看那個像有福之人。

劉：好嘛！

呂：外班住轎呀！那是夫人？

劉：呀，那是——（故意）秀才。

呂：哎，如何？我說你沒福氣嘛！我叫你夫人，你要叫我老爺嘛！重來重來。

呂：那是夫人？

劉：那是——

呂：叫「老爺」嘛！

劉：啊，老爺！

呂：今日下官高中回府，還是夫人請走中道。

劉：還是老爺請。

呂：夫人請。

劉：是妻嗎？就有偏了。（欲進轎）

呂：（擋住）那裡去？

劉：你請進府嘛！

呂：不忙，足跡之事未評。（阻擋）

劉：日出自然平。

呂：平不了。

劉：掃，

呂：掃不盡。

劉：洗，

呂：洗不掉。

劉：罷了。

呂：罷？你罷我不罷。你給我說，評得了足跡，進寤來見我，評不了足跡，縱死休見我面。呸，綱紀都不要！（進寤）

劉：（見呂入笑介）不要把酸秀才氣壞了。待我進去與他說明。

呂：（與劉同時），嗨啣！她像在與誰說話呀，我出去看一看。（二人寤口碰頭）

呂：她，是那個？

劉：你打人呀？

呂：對的，我們進來打。

（劉進寤呂提棒便打，劉提沙鍋抵擋。）

呂：（一怔）兩口子打架與沙鍋無關，放下！

劉：你放下！（二人同時放下）你在打誰啊？

呂：我打穿釘鞋的。

劉：哎呀，夫呀！

（唱「奇鸞樓」）（放頭子）

勸我夫，休要亂疑猜。

呂：有證有據，還是亂疑猜呀？

劉：（唱）

且聽妻與夫說明瞭。

（放頭）

觀他容來相他貌，

怒氣重重不肯饒。

一碗稀粥不明白，

更因足跡起波瀾。

哎呀呀，秀才夫，

你呀是讀書之人飽學儒，

講的苦節與高操。（架介）

呂：說了半天，只有這一句話才中聽。

劉：你妻說話那一句又不中聽哩？

呂：你才抬舉不得啲。不中聽，不中聽！

劉：（背白）我只說與他說明，他還是那樣兇橫，

我還要氣他一氣。秀才讓開，我還要出去。

呂：不准出去。

劉：你管不着我。

呂：哎呀，我都管不了她啊！（劉出寤，呂提棒出寤）

劉：（故意的自言自語）你二天要來不要穿釘鞋，

穿草履來嗎，免得我們秀才要評足跡，給他做

個臭白難分嗎！

呂：哎呀，氣死我囉！（執棒自刎）（劉見狀一笑，

呂放棒打着自己頭）（二人同進寤）

劉：秀才呀！

(唱)

我這裡越分解，
他那裡反疑猜，

休把我夫來氣壞，

足跡根由說從來。

母親疼愛女孩兒，

背着父親命老院送銀米相周濟，

回窻不問詳和細，

反出言詞傷你妻。

似這樣看將起來，

秀才你好沒道理。(掃腔)

呂：(背白)秀才，你回來不問青紅皂白就東猜西疑的信口開河，只怕不是你們讀書人的道理吧。

呂：(背白)想我妻自到寒窻，衣不暖身，食不充飢，從無半點怨言，豈能作出這樣的事！況且她母親又命人送銀米，我又得免幾日飢寒。我這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此事下不去。嗚，哎呀，當真下不去呀……啊，我娘子十分溫良賢淑，只要我上前去與她陪個禮，就定然無事了。(對劉)娘子！(劉不理)卑人出言冒犯，娘子是個大量人，只要我把話說明，娘子一定不會嗚氣，我與娘子陪禮囉！(作揖)

劉：秀才，這事不能當作兒戲啊！

呂：是呀，是呀！此事非同小可，豈是作揖就能了事？非要下個全禮不可。娘子，卑人與你這樣

囉！(跪拜)

劉：秀才，凡事必經三思，下次不可，快快請起！

呂：謝恩。(起介)娘子怎麼說，你母親命老院與

你送來銀米嗎？

劉：老院剛走不久。

呂：銀子放在那裡？

劉：放在那天檢回來那支盪水鞋裡。

呂：(急封劉口介)皮箱。就說是皮箱裝銀子，銀子裝皮箱。(拿銀看介)(背地)我今天把娘子冒犯，不免逗她喜笑喜笑。

呂：(對銀子說話)我有些恨他。

劉：你恨他何來？

呂：想呂老爺在世，(指銀)你常來常往，如今老爺變親去世，你便遠走高飛，其情可惱，

今日相逢，焉能饒恕，來，扯下去打！

劉：秀才，你怎末又在發呆病嘍！

呂：姑念秀才娘子講情，免去責罰，秀才娘子面前

捧頭謝恩。(二人同笑，放銀子介)娘子米

呢？

劉：米在盪字紙兜裡。

呂：(急阻止劉)啊，米在篋子裡。

劉：是是是，圍子裡圍子裡。

呂：（取米看介）好米呀，好米。

（米落地一粒念拾起）

劉：秀才，一米不成禁，不檢算了。

呂：娘子，不可！不可！古人說得好：「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劉：此言不錯。

呂：（放米介）莫道長和短，

劉：當講是和諧。

呂：滿天雲霧散，

劉：一對偏夫妻。

呂：我說是一對美夫妻。

劉：美夫妻又不得東猜西疑的囉！

呂：（陪笑）娘子，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餓介）娘子快與我盛一碗稀飯來！

劉：秀才，只怕冷了。

呂：不要緊，冷茶冷飯我能吃。

劉：冷言冷語痛人心。

呂：娘子你……又來了！

劉：（看沙鍋介）秀才，上面冷了下面還是熱的，我與你盛來。（盛飯付呂，呂接碗欲飲）不忙，我要問你幾句話。

呂：吃了再說。

劉：不忙，剛才你回客之時我見你真餓難當，與你盛了一碗稀飯來，你說了幾句話，你還記得不記得？

呂：妹子話囉？吃了再說。

劉：不忙，你說臭氣難當，咪叫臭氣難當！

呂：這個話呀……

劉：你說過嗎？

呂：對的，（雙）不過你聽錯了。我今天去趕齋之時，風雪大，滿天的大霧，我說的霧氣難當，這個稀飯這樣好，何臭之有？

劉：啊，是霧氣難當。

呂：啊。（又欲吃）

劉：不忙，你還說不潔淨，誰不潔淨？

呂：這個話，我也說過，今天我去趕齋路滑，我拌了一身的稀泥，你與我盛飯來時，我看我的手不潔淨，並沒有說你不潔淨。（又欲吃）

劉：還有你說快不用，咪叫快不用？

呂：對的。（雙）我見娘子的稀飯煮得很清，我肚中餓得急，我想不用筷子端起就喝，做一個順流而下，可以筷子不用。

劉：這幾句話我都不氣，惟有兩句話我最氣。

呂：那兩句哩？

劉：你說寧可清貧，不可濁富。

呂：這個……

劉：你說，誰清貧，誰濁富？

呂：娘子，你聽錯囉，我見你與我盛稀飯的時候，很慌，我怕你把沙鍋打破囉，叫你只可輕提，不可觸破，就是說成功者不可損壞，聖人之徒，非禮勿言，怎麼會說什麼「清貧濁富」啊！

劉：秀才我問你啊，今天你去趕豬，唐七唐八對你如何？

呂：哼，提起唐七唐八，我的氣就來囉。往天是先鳴鐘後吃飯，今天先吃飯後鳴鐘，蒙正去時一場空。唐七唐八他們在那裡圍爐烤火，見了我不睬不睬，我飢寒難當，心生一計，將襪衫扯下一塊丟在火裡，他們兩人聞着布臭，在說師弟你的衣服燃了，師兄你的衣服燃了，兩個剛一起身，我就坐上火爐，獨自享受，娘子你說我的計好不好？

劉：（諷刺的）這些計只有呂秀才，才想得出來。呂：哼，他的計比我還好。唐七就說師弟你看呂老爺來了許久，怎麼不與呂老爺捧茶來？

劉：他是在尊敬秀才嗎？

呂：娘子那唐八用大碗端了一碗茶，早不倒過不倒，剛剛走到火爐面前，碗一翻，乓沖一聲……

：（翻碗掉地下）

劉：秀才倒了！

呂：是呀，倒了。

劉：秀才倒了呀！

呂：火都澆熄了，當然是倒了啊！

劉：秀才，你的稀飯倒了！

呂：（驚看介）噫！

（唱「香柳娘」）

好叫人傷慘！（雙）苦楚難盡言，

忍飢又受凍，

稀飯傾倒難以作一餐！

（齊）哎，稀飯都倒囉。

劉：秀才不要氣，稀飯倒了，還有米，走，我給你

煮乾飯。

呂：煮乾飯呀，走嗎！

（同下，全劇完）